

公

羊

義

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八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二十七年
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

霄許人曹人于宋疏

左氏穀梁孔瑗作孔奐與瑗聲相近繫
露隨本消息云其明年楚屈建會諸夏

而張中國謂伐鄭之明年也彼
下云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疏

穀梁鱄作專省文也
鱄字子鮮當作專爲

正左氏昭二十年傳乃見鱄設諸焉此二十九年傳云於是
使專諸刺僚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刺客傳漢書古今人表

吳越春秋新書淮難篇
鹽鐵論勇篇並作專諸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注據與射姑

同疏

注据與射姑同。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注

据蔡殺其大夫公子發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此据與彼同也爲殺甯喜出奔也曷

爲爲殺甯喜出奔

注

据非同姓疏

注据非同姓。承上衛甯

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黷公

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注

黷猶出逐

疏衛世家云獻公戒孫

日旰不召而去射鵠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管筍三百乃歌之以怒孫文子報獻公文子遂攻出獻公是甯殖雖念獻公而攻出獻公則孫氏也。注黷猶出逐。廣雅釋詁黷去也國語周語王黷翟后注黷廢也說文黑部黷賤下也是年左傳何以黷朱於朝注黷退也我

卽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卽作則按卽猶若也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卽不起此病言若不起此病也

僖三十三年傳爾卽死言爾若死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是也卽則亦通王莽傳則時成例注則時卽時是也

女能固納公平

注

固猶必也喜者殖子殖本與孫氏共立剽

而孫氏獨得其權故有此言疏

注固猶必也。國策秦策王固不求生也。注固必也。呂覽本味固不獨又任數云其說固不行高注皆云固猶必也。左傳桓五年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亦謂必將先奔也。○注喜者至此言。○衛世家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殖與孫氏共立剽也。彼又云

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又云甯喜與孫林父爭權明孫氏獨得其權故甯與爭也。喜曰諾疏。上二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諸是年左傳又曰有年穀日得罪於兩君天下誰當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人不可以貳

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疏

記云唐石經作子苟欲納我諸本脫欲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泮官書本春秋集傳釋義皆作子苟欲納我

晉請與子盟注盟者欲堅固喜意疏

疏二十六年左傳子鮮不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蓋喜曰無所用盟注時卽所欲盟辭也故注謂欲盟固喜意

喜見獻公多詐欲使公子鮒保之故辭不肯盟曰臣納君義

也無用爲盟矣

疏經傳釋詞云所語助也無所用盟無用爲

無辱大禮也禮記檀弓君無所辱命成二年左傳君無所辱

命義皆同○注時喜至盟矣○左傳又云衛獻公使子鮮爲

復辭敬姬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明獻公請使公子

多詐也辭曰臣納君義也云云蓋何氏以意言之請使公子

鮒約之注喜素信鮒以爲鮒能保獻公疏注喜素至獻公○

使與聞喜言甯喜曰必子鮮疏左傳又云初獻公

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獻公謂公子鮒曰甯氏將納我

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鮒約之子固爲我

與之約矣疏即左傳所謂使公子鮒辭曰夫負羈繫注繫馬

絆也疏注繫馬絆也○釋文羈繫本又作羈成二年左傳韓

文引三蒼云繫絆也詩小雅白駒繫之維之傳繫絆也周頌

有客言授之繫箋繫絆也說文馬部馬絆馬从馬口其足引

左傳韓厥執馬前或从系執聲作繫莊子馬蹄云連之以

羈馬釋文馬同馬向崔本並作頽崔云絆前兩足也羈者廣

雅云羈勒也說文羈馬絡頭也或作羈經傳執鉄鎖疏史記
省作羈釋名釋車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執鉄鎖疏范曄
傳臣之胸不足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斧鉞即鉄樞質
卽鎖彼注云樞莖樞也質莖刀也分爲二失之禮記中庸不
怒而民威於鉄鉞王制賜鉄鉞然後殺鉄者有刃之物鎖則
所用以藉者也周禮圉人職射則充樞質杜子春讀爲齊人
鉄樞之樞圉人所習故使充之言圉人養馬以鉄斬芻乃其
職也漢掌畜官祈莖卽此爾雅釋器樞謂之械孫炎曰樞斫
木質也詩大雅公劉箋鍛石所以爲鍛質蓋質也樞也鎖也
一物也其質或以石或以金或以木詩箋云質以石爲之後
世之砧卽其遺制故爾雅釋文樞木或作砧謝惠連詩欄高
砧響發擣衣所用古詩藥砧今何在是也或作殢說文柱下
石是也爾雅之樞當以木爲之詩殷武方斲是虔箋引雅訓
解之云正斲于樞上是也若鉄鎖連稱者當以金爲之史記
張蒼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注質樞也漢書項籍傳身伏
斧質皆是蓋凡藉物者皆可得質名爲取其體堅固乃克受
斧斤之施故引申之雖木跌柱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
足皆得此名也玉篇鉄鎖砧也

孽之事也注僕從者庶孽眾賤子猶樹之有孽生疏注僕從

雅釋詁僕使也詩小雅正月并其臣僕箋人之尊卑有十等
僕第九臺第十賈子服疑僕亦臣禮也文選注引廣雅云僕

謂附著於人。○注庶孽至孽生。○說文子部孽庶子也。漢書吳王濞傳故庶子情惠王注孽亦庶也。史記呂不韋傳子楚秦諸孫孽索隱非嫡正之子曰孽。漢書賈誼傳庶人孽妾注孽庶賤者禮記玉藻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爲柝聲之誤柝卽藥廣雅釋詁孽餘也。後漢書虞延傳注孽伐木更生者也。書盤庚若顛木之有由孽是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注鯁見獻公多詐不敢保疏注見至敢保。○上二十六年左傳子鮮對敬嬖曰君無信臣懼不免又右宰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獻已死無日矣亦謂其多詐不可保也。故又曰子鮮在何益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注欲以此語追從令必約之疏。校勘記云非甯氏與孫氏唐石經原刻下有也字字此獻公。後磨改重刻刪去故次行九字按紹熙本亦無也激之辭也。公子鯁不得已而與之約疏。通義云左氏述其約祭則已約歸至殺甯喜。注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疏。左傳寡人已約歸至殺甯喜。注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疏。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

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
殺甯喜是獻公但恐不克爾其患之時已背約矣故何氏云
然通義云殺甯喜不以討賊之公子鮑擊其妻子而去之注
甯者獻公之大夫與里克同義公子鮑擊其妻子而去之注
慙患不能保獻公疏注慙患至獻公○說文心部慙愧也又
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
不亦難乎且鮑實使之遂出奔晉通義云既愧負甯氏又以
獻公淫刑無將濟于河攜其妻子注攜猶提也疏按勘記云
信見幾而去將濟于河攜其妻子注攜猶提也疏按勘記云
監本同唐石經攜作攜毛本作挈注同係臆改按紹熙本亦
作攜○注攜猶提也○廣雅釋詁云攜提也淮南覽冥訓相
攜于道注攜引也而與之盟注恐乘舟有風波之害已意不
說文手部攜提也而與之盟注恐乘舟有風波之害已意不

得展故將濟豫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注昧割也時割雉以爲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

傳極道此者見獻公無信刺鮑兄爲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
移心事剝皆爲茲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

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不

爲君漏言者卽漏言當坐殺大夫不得以正葬正葬明喜有

罪疏左傳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

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

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

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紉邯鄲終身不言

衛○注昧割也○釋文昧舊音劓亡粉反一音未又音蔑割

也按昧無割義釋文音劓當作昧从未得聲末勿同音荀子

疆國云是猶欲壽而劓頸也一切經音義劓古文劓同音義

又引字略斷首曰劓劓割也今人猶謂自劓爲自抹蓋卽劓

也亦作物方音物也又音未未當作末又音蔑二音皆是也集

義不必有劓音也又音未未當作末又音蔑二音皆是也集

韻引字林抹撥減也莊十二年傳側首曰撥抹昧同音亦得

有割義○注時制至彼矣○戰國策齊策六齊衛先君刑馬

與劓羊而約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說苑奉使篇齊魯之先君相

同是盟也而兼誼矣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卒出獵行出犬

雞以詛射類考叔者又詩小雅巷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

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彘蓋詛牲不定惟便所宜孔疏謂

祖用一牲故此用雉也。○注傳極至大忠。○正以獻公出奔終爲窮納知歸不能救也。○移心事剽背爲姦約未知何指甯氏得罪二君殺不爲過。○特獻非殺甯之人故爲小負。○歸聚絕大倫經守小信春秋所不與也。○新語十一云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口近故存秋書衛侯之弟歸出奔晉書歸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信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屨而食不明之效也。○而穀梁傳謂專之去合乎春秋彼注引何君廢疾云甯喜本弑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鄭釋之曰甯喜雖弑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附公山喜得人己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廢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子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劉氏逢祿難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其背約也。○專於獻之未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入也。○又與喜約共弑剽至喜執殺乃徒執其經。○經之信以暴君兄之過經書出奔以爲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履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而撥亂豈其重盟約乎。○既云專爲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既不於倫莫此爲甚。○注不爲至有罪。○文六年傳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君漏言當坐殺無罪。○大夫故去葬而吾襄書葬者以殺在葬

後故也此麻公書葬明
甯喜非無罪見殺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巳月之六日

曷爲再言豹

注据盟于首戴不再出公疏

注据盟至出公舊疏云僖五年夏

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是也

殆諸侯也注殆危也危諸

侯故再出豹懼錄之疏

注殆危也○禮記大學亦曰殆哉注殆危也說文步

部殆危也

曷爲殆諸侯注据首戴不殆爲衛石惡在是也

曰惡人之徒在是矣注衛侯術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深

爲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爲禍原先見此者術負驕殺喜得書

葬嫌於義絕可欲起其小負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方再出豹

也石惡惡者下出奔是也疏

左傳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往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是石惡爲甯喜黨與故曰惡人之徒也繁縠隨本消息云石惡

之徒聚而成羣則不止石惡一人劉氏解詰箋云何以殆諸侯自是晉弱楚強諸侯奔走夷狄也日者惡楚詐也惡人之徒如蔡公孫歸姓陳孔瑗鄭良霄皆叛臣非止石惡也○注衛侯至禚原○通義云殆者不信之辭獻公無信又使其惡臣甯喜之黨來良霄孔瑗後亦皆弑君者而諸侯之大夫雜夷楚之使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爲內危錄之而再言豹也義較備足○注先見至小負○獻公書葬見下二十九年再書豹殆諸侯以起獻公小負故也○注會盟至豹也○卽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嘉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以再書豹故也解詰箋云豹一事而再見者殆諸侯也曰諸侯之大夫先目而後凡也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殆諸侯也通義云會盟一地不舉重者此楚與中國爭伯之始亦危錄之意亦通○注石惡至是也○卽下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是也出奔故知爲甯黨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后開殺吳子餘祭蔡世子

般弑其君莒人弑其君之應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乙亥

十一月是也傳云辰在申司麻過也再失閏矣此則左氏之作

誣聞在前年故此年申戌之月皆乙亥朔若如左氏刪去前

閏則爲未酉月之朔非辰在申也姚秦時姜爰作三紀甲子

麻亦謂考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閏誤傳爲建謬

長祿曲附左氏而於此年十一月後顛置兩閏更爲無稽竊
意古祿經歲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小餘成日至二
四年而增爲六十六者爲閏年二十六年小餘已成口至二
十七年小餘不滿日法九月朔爲乙亥不應三月顛大十一
月仍爲乙亥故傳以爲再失閏所謂閏者卽新法之閏年別
於整年而言也三統誤會傳文而以魯歷爲失閏月于前故
以傳之十一月爲九月耳卽謂時歷失閏則此年之十一月
爲十二月如經所書不得係乙亥朔爲十一月既係十一月
是傳已增閏於前以正時歷之失杜氏又胡緣於左氏所增
之外更增一閏乎又按律歷志劉歆說云魯歷不正以閏餘
一之歲爲歲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
在中而司歷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又曰襄公二十七年距
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中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
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
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司歷以爲
不考之於天也劉以傳作十一月故云司歷以爲在建戌經
作十二月故云史書建亥辛亥僖公五年爲孟統五十三章
首故曰距辛亥百九歲也○注是後至之應○卽下二十九
年閏試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
人弑其君密州是也鄂本后作後紹熙本同當據正校勘記
云釋文闕殺下音試此二弑字亦當作殺音試因上有釋文
故作殺此無釋文故作弑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七有釋文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禮義將大絕滅之象也時
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於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
闕弒吳子蔡世子般弒其君莒人亦弒其君而庶子爭劉向
以爲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
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弒君宋殺世子北燕伯
出奔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指略如董仲舒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注豹羯爲政之所致疏成元年無冰注云

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此與彼同○注豹羯至所致
○舊疏云偏指豹羯者正以數年以來專見豹羯之事明是
時豹羯用事也卽上二十三年叔孫豹拔晉二十四年叔孫
豹如晉仲孫羯侵齊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以下于朱
下文秋仲孫羯如晉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
之屬是也按成元年指季孫行父專權所致此時不見季孫
用事故斥叔仲也五行志中之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
以爲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
三鄙破兵十餘年因之以饒饌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
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
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
冰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
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
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奧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疏

通義云甯喜之黨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注

公方久如楚先是豫賦于民之所致疏

注公方至所致

○校勘記云鄂本久作欲此誤舊疏云卽下十一月公如楚也五行政志中之上二十八年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與何義微別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注

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

疏注如楚至狄也○卽

此及昭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論語八佾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故危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注

靈王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有甲寅月之二十六日

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

又作暮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
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以閏
以閏月爲數略猶役也以月數恩役故并閏數大功以下以
月計則數閏故葬亦數月亦計閏也其卒不書閏者三年閏
云至親以則斷故取替也替三年皆以年計故不數閏也白
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年計故不數閏也
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卒在閏者閏爲前月之
餘卽繼前月計之非此不數也通典禮云晉簡文帝崩再周
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按左氏春秋經魯襄二十八年十
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則
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
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
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尙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
數者役閏而三年之喪閏在閏月尙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
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
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
不應時見也唯魯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
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後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
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
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爲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
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
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

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
常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
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開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遵
用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宗皆以問崩祥除之
變皆用問之後月先朝尚爾問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
以問薨荀家祥亦用問之後月荀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
號爲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長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
傳所書自是問月中事問月長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
不明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以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
之年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
身之哀忌日之謂不惟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問月及
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
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已未之日今年己
未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
他月今者不能變改問附七月己未未在閏今者用問蓋遠日
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爲喪禮之制周年沒問者議者
以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邱明謂之問三月公羊則曰
天無是月由此言之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
是以卒于閏者則以前所附之月爲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
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
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伸則古人順而不
奪是以每於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即順人情因可伸之愚

故數年則沒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
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
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禮例謂此爲尤太常丞殷合議謂忌
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尙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
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尙書右丞戴謚議尋博士所上祥事
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
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
年之喪其資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
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
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祥
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
忌之月不可以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
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又復延月耶議
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殺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
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攷分度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
中無常要當有繫以明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
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殺梁亦云積
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
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爲節文不專
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
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在三月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
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

則數於祥則否用舍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爾
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
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
數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蠱同但其年無閏而以
乙未爲閏之日考較經傳未之詳耳商探尋便爲正義不亦
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
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按此議怪
爲平允宋書禮志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
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
爲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
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
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禾華
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之後月爲祥忌則祥
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期之義冬亡而春忌又
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未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
十九日親尙存則應用後年正朔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
知也是也通典又引鄭襲雜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
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
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
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敢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
二十五月大祥自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
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

日邪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者曰
忌日之戚終身之應罔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
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
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臣
恬議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以宿
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
茲言之可不謂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
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
遠日之謂正周而除於禮爲允會稽內史鄒愔書云省別書
并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恐祥忌異月於理不安十三
月祥二十五月畢明文煥然而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
正月遭難便當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尙
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
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則宜數是爲制之由情
而非本於麻數苟本乎麻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
舍問宜一旦齊衰之制遇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
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
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過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
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
後者將非其喻至於內事尙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
故不得卽申物情務從其遠若理例坦然豈得不循成制以
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

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卽復進退致闕尙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卽吉按譙王恬郗愔論皆正范說謬妄謝攸孔粲劉遵鄭襲劉耽殷合皆似理而非也隋書禮儀志牛宏撰儀禮定制之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得其宜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何言乎公在楚

注據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疏

注據成

○卽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知正月時公在晉明矣

正月以存君也

注

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贊存之

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辱

之疏

注鹽鐵論和親篇春秋存君在楚繁露王道云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義也又云觀乎在楚知臣

子之恩穀梁以爲閔公非其義○注正月至存之○類聚引白虎通云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費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致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贊而朝賀其君續漢志注引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贊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朝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羔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沒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注在晉至錄之○御覽引考異郵云襄公朝于荆土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著淫多霍亂之病蓋亦在危限也成十一年在晉不書昭三十年三十一一年三十三年書公在乾侯者彼注云閔公運潰無尺寸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明臣子當憂納之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穀梁傳公至自楚喜之也注凱日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庚午衛侯衎卒

閔弒吳子餘祭疏

此及左傳釋文作閔殺左氏唐石經亦作殺

禮正義引左傳亦作殺與石經同段氏王裁經韻樓集云閔弒吳子餘祭盜弒祭侯申陸氏皆譌其殺吳子也祭侯也不

曰其君者閹者刑人也盜者賤人也刑人賤人非君所近不
使得君其君者於凡弑君者也其爲弑則同故雖刑人賤人
未有無君者也經譌殺是與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盜殺衛侯之兄縶盜殺陳夏區夫書法何異也是不亦使於
亂臣賊子刑人賤人之賊其君且藉口
於春秋不書弑哉豈聖人正名之意哉

閹者何門人也

注守門人號疏注守門人號○禮記祭統云

閹人爲君在弗內焉注閹人守門者也周禮秋官序官閹人
注閹人司昏晨以啟閉者說文門部閹常以昏閉門隸也杜
云閹守門者穀刑人也注以刑爲閹古者肉刑墨劓膺宮與
梁傳閹門者也

大辟而五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

肉刑揆漸加應世歸巧姦僞多疏

注以刑爲閹○周禮閹人

用掌戮職文彼云墨者使守門則者使守圜故閹人云王宮
每門四人面游亦如之是守門守圜皆用刑人統謂之閹也
左傳莊十九年載鬻拳自刎楚人以爲大閹明諸侯閹人亦
用刑人矣○注古者至而五○白虎通五刑云刑所以五何
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贖者法金之
剋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又云墨者墨其額

也。劓者劓其鼻也。髡者脫其鬚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謂死也。書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髡，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書序，以爲訓。夏殛刑，蓋夏初制也。周禮司刑職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髡罪五百殺罪五百較之夏制則重刑多而輕刑少矣。舊疏引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髡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與書同。惟殛刑異舊疏引鄭駁異義云：皐陶改殛爲劓，呂刑有劓周改劓爲髡，孔子爲春秋採擷古制也。說文骨部：髡，剃也。脫其鬚謂鑽傷其剃，髡骨髡者說文足部：跣，跣足也。舊疏云：何氏必言古者肉刑者，漢文帝感女子之訴，怨倉公之罪，除肉刑之制，故指肉刑爲古矣。○注孔子至僞多。○舊疏云：孝經說文校勘記云：鄒本勸作斬，誤自虎通五刑云：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應世以五周禮保氏疏以爲鈎命決文三王明刑，司圖疏引作肉刑義與此同。易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卽三皇設言民不違也。初學記引書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漢書武帝紀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額，處而畫之。犯宮者，履襪，罪犯大辟者，赭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額，處而畫之。犯大辟者，衣

無領白帖引書傳又云唐虞之象刑上刑絺衣不純中刑雜
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是也舊疏引唐傳云唐虞之
象刑上刑絺衣不純注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
衣服自爲大恥中刑雜屨履也又曰下刑墨幪之巾也使
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蓋并注文引之又曰上刑易三中
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亦書傳語
御覽引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市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
屨當朋以艾輶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周禮疏引孝經緯
云上罪墨幪絺衣雜屨中罪絺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所說
大同小異皆以唐虞象刑也故周禮司閹注弗使冠飾者著
墨幪若古之象刑與是也荀子正論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
書刑法志禹承堯舜之後口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
之以俗莠其若設言民無違者是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
言民無違也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
之人順而從之疾如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猶設
也三王之時劣薄已甚故作肉刑以威恐之言三王必爲重
刑者正揆度其世以漸欲加而重之故曰換漸加也當時之
人應其時世而爲點巧作姦僞者彌多于本用此之故須爲
重刑也疑皆宋均注語故云云云之說備在孝經疏蓋孝經
注刑人則曷爲謂之閹注据非刑人名刑人非其人也注以

刑人爲閹非其人故變盜言閹疏注以刑至言閹○穀梁傳
得齊於人禮記祭統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故曰以刑人爲
閹非其人也舊疏刑人弑君正合書盜哀四年盜殺蔡侯申
下傳云弑君賊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
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是其刑人弑君正合稱盜之六按此
稱閹者戒人君以刑人爲閹故變盜言閹繁露順命云皆絕
首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閹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
至賤乎賤者也惠氏春秋說云不稱盜而稱閹何也周
禮墨者使守門刺者使守閹宮者使守內刑者使守閹鬻者
使守積皆刑人焉守門謂之閹左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焉以
爲閹明非刑人乃俘囚安知其非謀也故春秋備書之以爲
戒云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弟子問曷爲謂之閹則當曉以書
閹之故按二十三年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非
其人與非其大夫文法一律義亦當同文十六年傳賤者窮
諸人則此刑人正宜書人不書人而書閹者以非其人也非
其人謂非吳人也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閹使守舟則
此刑人乃越人若書曰吳人弑其君失其實矣又在吳國非
自外來不得從邾婁人賤鄫子之例故如其實書之曰閹且
因以爲人主近刑人之戒何氏誤據哀四年傳而於非其人
句不得其解按何意以刑人非其人謂刑人非可爲閹之人
也故特書閹示戒足否弟子之問不必如非其大夫一例解

也獲俘語出左傳未知公羊同否非士不得稱人君子不近以弑穀梁所謂不得齊諸人者也何解正合傳意

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闢由之出入卒爲所殺故以爲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

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疏校

記唐石經原刻無則字後磨改增之繁露王道云闕弑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鹽鐵論周秦云古者君子不近刑人

刑人非人也身放殖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焉公羊問答云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也曰祭統云

閭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春秋用四代之禮不獨用周禮故不同通義亦云祭統注以

爲夏殷時若然墨者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與世隆汙清變點爲則防姦遠患之道益密故春秋因此事而著不

近刑人之戒亦變周從殷之一端焉按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注爲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漢書蕭

望之傳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又後漢書曹節傳吳使刑人身遽其禍是也○注

刑人至爲戒○舊疏以不自賴猶言不自重穀梁傳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

公羊義疏卷六上

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隔弑吳子餘祭。仇之也。用以爲闢由之出入。是狎敵還怨也。故著爲戒。○注不言至其君。○曲禮疏引白虎通云。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境。墮不毛之地。與野獸爲伍。禮記王制云。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注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恤也。虞書曰。五流爲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內。圜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是周禮說與春秋禮今文家殊也。穀梁傳不稱其君闕不得君其君也不言其君故不繫國。稱吳闕也正以不齊諸人絕君臣之義故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

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注書者杞時微善能成

王者後疏舊疏云左氏經世叔齊作太叔儀今本左氏大亦作世與公穀同左氏經莒人下脫邾人二字左傳

○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

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夫能同恤災危故曰

變之正何氏不曰大夫義咸同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善諸

侯城之復貶者諸侯自閔而城之非杞能以善道致諸侯疏

注貶稱至諸侯○僖二十七年杞子來朝注杞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正以杞本公春秋新周故宋黜杞爲小國稱伯莊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是也今稱子以其危弱不能自城危宗社當坐故貶從子也春秋伯子男一也得爲貶者爵位雖同名號究異故僖二十三年注墨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彼亦以爲徐莒所脅故以其一等貶之稱杞子卒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据向之會稱國疏注

向之會稱國○卽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以下會吳于向是也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

汪据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荆人來聘是也疏注据聘至

是也。○莊二十三年，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書荆人來聘，是也。

也與季子同母者四。注：與并也。并季子四人。疏：史記刺客傳，光之父曰諸

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即謁。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

欲立之以爲君。疏：刺客傳，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謁曰：今

若是，進而與季子國。注：進起也。倉卒意。疏：注：進起也。倉卒意，

起也。孟子公孫丑篇：今人乍見孺子，乍亦倉卒意。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

弟兄迭爲君。注：迭猶更也。疏：注：迭猶更也。○小爾雅：廣，迭迭

更也。廣雅釋詁：迭，代也。易說卦：傳迭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

用剛柔。注：迭，遞也。代遞皆更義也。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

疏：何廣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禮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

傳國季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

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季札，臣誠耕于野，王曰：昔周

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則鬻之，卿奚能成天子

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乎季札，諸樊

曰敢不如命較此及史記爲詳授位季札之意蓋起於壽夢
成於諸樊也故吳世家云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
可乃立長子諸樊是也故諸爲君者皆慳死爲勇疏吳越春秋諸
攝行事當國是也故諸爲君者皆慳死爲勇疏吳越春秋諸
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舊疏云或
輕其死或爲勇事卽餘祭不遠刑人謂爲巢門所殺是也

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疏

注祝因至是也○論語鄉黨文校勘記云古論語作瓜祭魯
論語作必祭何氏今文之學當引作必祭又曰何氏於尚書
多用伏生之學於論語不可必其用魯也臧氏據堂拜經曰
記云古論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雖疏食菜羹必
祭必齊如也公羊傳注引瓜祭按何氏公止通今學不當引
古論卽兼通古學義當全引瓜祭不從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
必祭之文以證傳中飲食必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
據今本論語改之按臧說是也李氏惇羣經識小云必字从
八弋篆文作瓜與瓜相近而誤飲食必祭者周禮大祝辨九
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
擗祭七日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皆言祭食之禮皆出少
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豆或醬酒之間然玉藻云唯水漿不
祭注水漿非盛物此引論語疏食菜羹至微至薄亦祭明凡
飲食必祭也禮運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所爲祭始爲

飲食之人不忘本故也雜記孔子言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蓋主人謙辭論衡祭意篇南史顧憲之傳皆引此爲孔子語曰天苟有吳國注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

弟疏

注猶曰至賢弟○舊疏云言天誠有吳不滅我當將國與賢弟也

尙速有悔於予身注

尙猶努力速疾也悔咎予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疏至公

云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夷昧次曰季札疏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死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與此大同舊疏云成十七年左傳晉士燮祈死何氏晉肯云休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若周公之陞天不出厥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成愈周公不天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果死因替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今此調等亦自祈死而得難左氏者公羊此事直言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蚤卒遂忘死不可祈之義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豈言謁等祈得死乎而謁及餘祭之死或入巢之門或隔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眷也豈如左氏以果死爲信

然故得難之按舊疏通達融洽○注尚體努力○說文八部
尚曾也庶幾也詩上風免爰云尚無爲箋云尚庶幾也漢書
敘傳尚學其幾注尚庶幾也願也皆與努力義近○注速疾
也○周禮考工記無以爲應速也注速疾也禮記損弓豈若
速反而虞乎注速疾也爾雅釋詁速也郭云速亦疾也呂
覽辯士云弱不相害故邀大注邀疾也邀爲速之韻文見說
文亦訓疾○注悔咎予我也○賈子客卿云悔者凶也凶咎
義同爾雅釋詁予我也白虎通號篇子亦我也予訓我者余
之借也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注故迭爲君疏在十五年餘祭也死

夷昧也立疏

見上

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

而亡焉疏

舊疏云在昭十五年史記刺客傳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札季札逃去

肯立吳越春秋一餘昧立四年卒欲傳位季札季札讓逃去
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請行仰
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爾遂逃歸延陵
通義云不在日亡按史記諸書皆謂季札逃亡此云使而亡
下云使而反蓋僚者長庶也卽之注緣兄弟相繼而卽位所
託使而亡爾

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已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

諱所以起至而君之疏

通義云卽之卽位也○注緣兄至卽

疏引服云僚者夷昧之庶兄用公羊爲說也經義雜記云左

傳二十七年杜注光吳王諸樊長子也故曰我王嗣疏引服

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

曰我王嗣也按吳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何注公

羊皆以光爲諸樊子此杜所據也春秋正義及史記集解並

引世本云夷昧生光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班固云司

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已不同世本多誤不

足據故杜以史記爲正言王嗣者言己是世嫡之長孫也考

諸樊兄弟四人最後王者夷昧則光云我王嗣似當爲夷昧

子然史記云光父先立公羊傳云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

子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則爲王嗣者又宜是諸樊之子

史記以僚昧之子爲僚服虔以僚爲夷昧之庶兄或據史記

譏服氏亂父子之序然考公羊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

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者長庶也卽之然則謁等四人同嫡

母所生僚年長於四人但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故何注

云緣兄弟相繼而卽位所以不書僚纂者緣季子之心惡以

己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爲季子兄也又

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

明以僚爲兄矣故何注亦云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

僚是也按以光而弑僚是以子殺父矣今季子爲僚報仇而

殺光是父又殺子也故云父子相殺服氏既依世本又據公羊不得以爲非也又按說苑至公云湯死餘祭立餘祭死夷味立夷味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又云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亦以僚爲季子兄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採世本爲史記然亦有旁采諸國之書不與世本左傳合者今以左傳證之服氏之說是也襄三十一年傳吳屈狐庸曰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云嗣君謂夷味則光是夷味之子審矣如光爲諸樊之子則左傳宜曰我亦王嗣也不當僅以王嗣爲言光卽諸樊之嗣子僚亦夷味之長嗣既不兄終弟及則兄死子傳亦其常耳僚之立未爲不可光何不平之有故當以公羊爲正○注所以至君之○說苑政理云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禮記中庸云隱惡而揚善季子不欲揚君兄之惡故春秋緣賢者之心而爲之諱也僚得爲篡者季子不立光爲嫡子光當立也

季子

使而反至而君之爾注不爲讓國者僚已得國

無讓也疏

注不爲至讓也○校勘記鄂本無讓也作無所讓

傳似謂先時因使而逃蓋如魯季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友如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同

子國而與弟者凡幾季子故也

疏

舊疏云三君皆然故將從言凡二者非一之辭

先君之命與之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

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闕監本烏改焉按釋文作僚焉云於

虞反本又作惡音烏蓋據此所改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史記刺客傳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必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嫡嗣當立吳越春秋又曰光曰札之賢也將卒傳付嫡長以及乎札矣及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味卒國空有立者嫡長也嫡長之後卽光之身也今僚何以代立乎於是使專

諸刺僚

注

闕廬謂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者炙魚因進魚而

刺之

疏

注闕廬至于光○何氏以光爲謁于與史記杜氏同說苑至公云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

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僚何爲也亦以光爲謁子○注專諸至刺之○舊疏云吳語文昭二十七年左傳云鸛設諸賓劍於魚中以進史記注引服虔云全魚炙也吳世家光伏甲上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鐵公子光詳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

僚鉞交于甸遂弑王僚刺客傳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吳越春秋又云專諸曰凡欲殺人者必前求其所好吳王僚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取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太湖學炙魚光具酒請僚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擊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胸膺斷臆開七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說文口部嗜欲喜之也耆蓋嗜之借孟子告子耆秦人之炙亦作者炙耆說文肉部炙肉也从肉在火上詩小雅瓠葉傳炕火曰炙蓋以火炕魚食之也而致國乎季子疏說苑至公又云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吳越春秋季札使還至吳聞閭以位讓季札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閭監毛本弑改殺按釋文作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閭監毛本弑改殺按釋文作本皆作殺僚紹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熙本亦作弑

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注兄弟相殺者謂閭廬

爲季子殺僚疏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父子兄弟非一人不

衍終無已者終竟也竟無已時也檀弓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莊子則陽篇其可喜也竟無已呂覽知度篇是耳目人終

無已也文義悉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始於唐石經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已後人據誤本公羊增身字也○注兄弟至殺僚○何意以去之延陵注延陵僚爲季子庶兄光爲札弒僚是兄弟相殺

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疏注延陵吳下邑○

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左疏引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吳世家

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毗陵季札所居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越絕書毗陵故爲延陵吳

季子所居又云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注禮公至越竟○繁

露玉英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莊九年注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異故自虎通五行

云親屬臣諫不相去終身不入吳國注不入吳朝既不忍討法木枝葉不相離也

閭廬義不可留事疏說苑至公又云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注不入吳朝○舊疏云延陵者竟

內之邑而言不入吳國故以朝廷解之○注既不至留事○校勘記鄂本無可字此衍按有可字亦通紹熙本亦有可字

昭二十七年左傳季子至日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土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

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吳越春秋語同卽不忍討意也漢書蕭
望之傳則下走當歸延陵之舉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
薄吳王之行棄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注故
國而耕於泉澤

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貧賤苟止故推二事與之疏

說苑又云

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
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
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
論輕是故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閭廬罪同異論其本
殊也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
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眾與教相妨教政之
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
子重之也通義云推季子之心本以光正當立假令夷昧死
季子受之比其卽世亦必歸國於光故光旣自立因而不討
也慶父無可立道魯季子處之以義閭廬有可立道吳季子
處之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据其本不賢其君以
以仁

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注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

故宜有君疏

校勘記云浦鏜云十二年疏引作則國宜有君者

國字亦通。○注方以至有君。○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
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
尊君也。注以季子之賢。吳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
子得進稱于是尊君也。

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注故降字稱名疏。舊

云壹而足者即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是也。女叔字
此稱名故注云降字稱名也。經義雜記云嘗讀宋儒胡安國
春秋傳至吳子使札來聘未嘗不歎胡氏之謬也。杜注左傳
云不稱公子其禮未通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晚通上國
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又公羊傳春秋
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穀梁傳其名成
尊於上也。范云札名者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
是三傳皆無稱名爲貶之說。唐獨孤及曰以季子之閔通博
物慕義無窮而使當壽夢之脊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
周道以伯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能謀諸窟室
專請何所施其匕首乃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
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吳之覆亡君實階禍獨
孤之言本非知季子者然尚未傳會聖人之經胡氏之論豈
因此加刻與惟明王世貞有言曰彼見乎吳之俗狠戾而好
戰日尋干戈而僚以貪懷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誦之資左
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

禮息闕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慎而何有於國
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
吳之將亡而無一教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鳴夷也可謂燭
照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人者卽以其聘於列國事觀
之見叔孫穆子而慮其不得死說晏平仲而告之以免難之
法與子產交而憂鄭之將敗聞孫文子之鐘爲之懼禍而不
敢止說叔向而恐其好直以離禍是其於萍踪遇合之人尚
爲之深思遠慮惓惓不忘如是而況於宗社乎是故吳之興
亡季子必籌之熟慮之深矣特時勢流轉有非人力所能挽
者與其以身殉之躬受篡弑之禍而不能有所濟孰若見幾
而作全身潔已之爲愈哉閭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於季子
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
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至是而始
自然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非固讓以全小節而罔
念國家之大禍也唐肅定云易曰知幾其神乎季子之見可
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嗚呼
其知季子也哉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
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

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隆父子之親厚

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
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疏注緣臣至之義○按勸記云
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與今本異通義云必使臣必
使子者必使全其爲臣子之道當札君父之世並未得有君
有大夫今爲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子尊榮欲與君父共之之
意故仍未許疏同諸夏此春秋以忠教孝也是也宣十三年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曰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
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知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
必使父也義與此同○注孝子至見讓○殺僚事在昭二十
七年彼注云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
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爲沒其罪也是移諱
闔廬其讓不見不得於彼賢也○注故復至其事○正以聘
者喜接內辭亦因其可褒褒之也通義云讓國事在昭公時
豫賢之於此者吳能修禮義來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
起其讓者迄春秋吳大夫皆不得
以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爲賢故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疏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注南燕姑姓
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北

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索隱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宋衷曰有南燕故云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注月者公數如晉希見答

今見聘故喜錄之疏

釋文顯一本作武廣韻正罷古音婆易中孚六三或鼓

或罷或泣或歌王肅音皮徐邈音挾波反按罷音皮皮音婆

凡經傳中罷倦之罷罷體之罷皆讀娑儀禮鄉飲酒禮飲酒

罷劉音皮禮記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

師還曰疲此可見罷倦之罷罷休之罷同爲一音矣春秋襄

三十年楚子使薳頗來聘昭六年楚薳罷帥師伐楚公羊並

作薳頗頗音皮左傳襄十五年公子罷戎罷音皮二十三年

牢成御襄罷師罷音皮三十年皆自朝布路而罷罷皮買反

又挾波反○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文當言如晉是若有

作如楚字者誤也按上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皆

書公如晉是數如晉也公五年如晉惟八年晉侯使士句來聘

十二年晉侯使士彭來聘二十九年晉侯使士鞅來聘來聘

者三是希見答也今二十八年公如楚三十年即報聘故喜

錄之也通義云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莊文之篇楚再來聘皆取其敬慕中國至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聘而已陵轢諸夏之甚故爲諸夏危錄之按於如楚已月危之彼既來聘皆屬修好無爲復危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注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弑

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疏注不日至其日○決文元年楚世

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疏引何氏廢疾

子般弑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何反書甘耶

鄭釋之曰商臣弑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

又弑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

推以況此則無怪然劉氏遂解難曰若夷蔡般不夷許止當

日蔡弑與日楚弑同文而異詩不日今異蔡於楚以明內外

之辨反同許下楚以明文實之例何君明辨皆矣傳昭弑父

之爲夷而僅以不日夷其尊政至許買之日弑則以爲正卒

於例亂矣經義通聞亦云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便不日則

楚商臣弑其君當不日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按穀梁此傳

自亂其例無可解說公羊不忍之義詞嚴義正故子般卒書

日子赤卒不書日以所聞世恩王父少殺所傳聞世恩高祖

曾祖又少殺故子般殺不去日見隱子卒太日傳曰不忍言

也亦其例也通義云弑君例不日者失德也般之罪惡不待

貶絕固無爲父之道報于宮中以亡其身故去日見亦有罪也太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若蔡景公所以爲鑒也此猶牽涉左氏傳說幾與稱君者無道稱臣之罪同一愼矣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外災例

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有甲午月之五

異文箋云左氏傳亦云宋伯姬且下注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有宋字則此云宋災宋伯姬卒所以繫伯姬于宋者魯女之

嫁于宋者也注宋字爲是按趙說是也水經注睢水東逕相

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注趙說是也水經注睢水東逕相

堂即伯姬墳死處方輿紀要相城在衞州西北九十里注

伯姬至所生漢書翼奉傳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

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注漢書翼奉傳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

極陰生陽也五行志上三十年宋災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

五年宋共公卒伯姬憂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

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

子痤應火不災上之罰也與董何義殊注外災至卒日○

外災例時則莊十一年秋宋大水莊二十年夏齊大災上九

年春宋火是也此日故解之昭九年夏四月陳火書月者彼

注云月者閏之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書日者

公羊義疏六十

四國同日災非常故也此日者爲伯姬卒日以內女卒例日故也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年夏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注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亦於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日也

天王殺其弟年夫注

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

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者學重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說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不爲諱

者年夫有罪疏

釋文年夫音倭二傳作倭夫古年倭同部段

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作使王近於民遠於倭九經古義云古倭讀爲王故晉語與人誦云倭之見倭果喪其田倭與田協是讀爲年殊不知年讀爲甫田讀爲陳故詩信南山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然公羊不作王而作年何也詩甫田云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是陳讀爲田年讀如字○注王者至親也○舊疏云諸侯之義不得專殺大夫若大夫有罪而殺之者皆惡于專殺是以書見今此天王也自得專殺若殺大夫宜不書之書者以其殺母弟失親

親故惡而書也杜云稱弟以惡王殘骨肉彼傳言罪在王也
穀梁傳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
王殺其弟佖夫甚之也○注未三至行也○校勘記云鄂本
闕本同監毛本去誤王紹熙本亦作去上二十八十二月
天王崩至此年五月是未三年也文九年傳踰年矣何以謂
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
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
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則蓋王崩未三年景王
正當思慕不合稱王此不去王明不與其爲子也昭二十
年景王崩二十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者彼傳云此未二年
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子失位徙居微
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是也○注不
從至重也○僖五年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
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
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注舍國體直稱君知以
親親責之是直稱君者也○舊疏云殺世子母弟皆直稱君者
甚之也○今經云天王殺其弟年夫甯知非直稱爵之例而知
天王乃是不與子行者正以在父服之內不思思慕反殺先
君之子以此爲重故知義然○注莒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
莒殺其公子意欲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
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是也○設但
殺弟不能書者舊疏云正以莒殺意欲以在喪內故書責之

知天王殺弟若不在喪則不書矣諸侯之義不得專殺而言
也按舊無大夫在喪外故不書非許其得專殺也知意恢雖
公子在喪外亦不書因以在喪內失子行特錄其不孝也舊
疏殊未了○注不爲至有罪○舊疏云春秋之義雖言雖周
王魯乃責天子服內殺弟是甚惡何故不爲尊者諱因年夫
有罪則王者之惡稍輕是以春秋不復諱矣按左傳是僖括
欲立王子伋夫伋夫弗知尹吉多等殺伋夫故傳曰罪在王
然廢立何事僖括至與師圍焉逐其大夫謂謀起於括則可
謂伋夫全弗知無是理也故何氏以爲有罪景王不能善處
任五大夫之殺則
天王不能無過也

王子瑕奔晉

注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疏

注稱王至親親

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云叔服王子虎也不繫王者
不以親疎錄也今此王子瑕言王子者正惡天王重失親親
也按凡稱王子猶公子貫於先

君也致令出奔故惡失親親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疏

殺梁經作葬共姬脫宋字也文

十年葬宋共姬讓公不自行也按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
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

文襄之伯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其姬上卿行過厚
非禮也許慎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葬君會葬其夫人葬又
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
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重於相哀愍略於相
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
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疎之數
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義也按何氏無譏公不自
行之語其嚴顏舊說與諸侯夫人薨君自會葬何氏亦無此
義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注

說在下也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

為夫人者也若其其稱諡何注據葬紀伯姬不言諡疏葬注

不然卒亦不書矣其稱諡何注據葬紀伯姬不言諡疏葬注

言諡○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是也按紀伯姬不言諡蓋紀

已滅直為齊侯所葬未必有諡故紀叔姬卒葬時亦無諡非

必諡宋伯姬為賢紀伯姬紀叔姬無諡即不賢也舊疏謂紀

伯姬不言諡者不賢又葬紀叔姬不云諡蓋以劣於宋伯姬
皆失賢也疏穀梁傳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
之泥賢也疏詳其事賢伯姬也經義雜記云考伯姬之卒公

穀皆以爲賢胡安國因左傳云女而不婦遂以伯姬爲非此
 未審傳文也按傳云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是左氏
 雖未稱其賢而待姆也三字已明著其賢之責矣下引君子
 之言是於傳文外兼載一說然審其詞義亦有褒而無貶曰
 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共姬已嫁爲婦
 似可從宜行事矣而猶謹守其女子之道傳母不在宵不下
 堂是婦人而爲女子之行者也朱子詩集傳葛覃曰可見其
 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傳已嫁而孝
 不衰於父母此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余於宋共姬亦可見
 其已嫁而猶謹守女教是婦人所難也通義云於紀伯姬但
 隱之而已於宋共姬又加賢焉故錄其諡也共姬之諡從共
 公者也蓋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關雎而大雅稱文王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文王之所以風化天下
 者本自正夫婦始夫婦不正然後貞女失所淫俗流行極十
 五國之勢乃至陳靈公之世株林刺於上澤陵月出風於下
 浸淫百餘年間小人不復知有廉恥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
 詩教遂亡詩亡於陳靈公春秋之所爲懼而作也故上本文
 王之教隱桓之際首正妃匹於內女賢不肖必謹而別之觀
 鄆季姬之淫佚則數年之間婦喪其躬夫虧其體仇及奕世
 子孫見戕此春秋之所以爲戒亦株林之意也觀宋伯姬之
 貞信遭患難而不失其度年踰聞居而不易其節故能生致
 三國之賊沒動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爲勸亦漢廣行露

之意也左氏願託君子之言議其女而不婦殆猶漸於未
世流俗之見者與趙氏坦宋伯姬論云春秋宋伯姬卒左氏
傳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左氏之說
非也婦人之有姆所以妨非禮相舉動一旦失之則進退或
無所措其能免於非議乎事起倉卒皇然出走此里巷所不
爲而謂魯公之女宋室之婦竟輕遽而爲之乎且所謂義者
審其輕重之謂也伯姬之心固以禮爲重而以避去爲輕禮
之所在卽義之所在而謂舍禮而取義乎或曰婦人非傳姆
不下堂者經也火迫矣不待姆而遠避者權也左氏所謂婦
義事者舍經而行權也然自古所謂權者舍小節以全大節
非所謂舍大以全小也婦人之大節其在守禮乎抑在全大
乎況伯姬孀婦也則亦安於禮而已矣何權之足貴楚王之
將嫁季芊也季芊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
妻鍾建伯姬之見固有出於季芊之上者而謂不待傳姆而
行乎楚昭王嘗與貞姜約曰召則以符其後水大至王使召
失持符貞姜曰符未至不可去貞姜獨非婦人乎何以非符
不行卒歿漸臺能議貞姜之所守者可與言伯姬矣公穀得
之按新序一云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淮南秦族
訓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繁露王
道云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列女傳貞順篇春秋詳錄其
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
伯姬之婦道盡矣是皆以伯姬爲賢也

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疏

左疏引服云不書天非災火及人伯

姬坐而待之耳用此傳爲說惟左氏謂大火曰火

天火曰災公羊謂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爲異耳吾聞之也

婦人夜出注

謂有事宗廟不見傳母不下堂注禮后夫人必

有傳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傳選老大夫

妻爲母疏

繁露王道云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傳母不在不下

唐石經諸本同作母

○注禮后至身也○漢書張敞傳禮君

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傳母又荀爽女誡云聖人制禮

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

母不與同事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

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傳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

之以爲高也詩周南葛覃云言告師氏傳師女師也古者女

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彼謂教女之師在公宮宗室不

隨行者其禮記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又齊

風南山箋云文姜與姪娣及傳姆同處蓋隨女同行者矣是

知后夫人必有傳母其實傳母亦兼女師之職也故杜云姆

女師○注選老至爲母○舊疏云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公

羊問答云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驕醉殺王傳

如信曰禮有傳姆說者又曰傳者老大夫也僕使中行說傳
翁主也師古曰傳母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者
學事人之道也詩曰言告師氏言告歸昏禮經曰教子公
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子公
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
妾士之妻老而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
女至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傳母何尊之也春秋傳
曰傳至矣姆未至禮昏禮注云姆婦人年四十無子出
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然則傳與姆不同蓋
大夫士之家女師不隨行后夫人位尊或女師之外別選老
大夫爲傳大傳至矣姆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注故賢而錄其
夫妻爲姆與傳至矣姆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注故賢而錄其
說疏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
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
姬日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舊疏云
逮乎火而死者爲火所逮環而死也水經注唯水篇相縣國
中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
之義保傳不具夜不下堂遂逮火而死城西有伯姬冢○注
故賢而錄其說○校勘記云鄭本說作蓋此誤按紹熙本亦
蓋作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疏

殺樂傳不言大夫殺之也通義云與

樂盈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樂盈者樂書之孫試君賊也積不善者必有餘殃樂書幸免于戮而樂氏之族終滅於晉目之曰賊誰謂非宜良霄汰侈未聞逆蹟故其死也子產掩之枕之股而哭之又殯而葬之明非賊也亦從討賊辭者辭窮則同春秋固有辭同而事異者按惠說非是春秋試君之賊不復見樂書不見於厲公弑後已示誅絕樂盈良霄出奔大夫已絕自者有力之文樂盈由曲沃入晉良霄挾許力入鄭皆亂也故從討賊辭無二義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注君子爲中國諱使若加弑月

者弑父比髡原恥尤重故足諱辭疏

注君子至加弑正以凡加弑者雖賊未討亦

書葬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下書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又曰止進藥而藥殺曷爲加弑焉爾議子道之不盡也此亦書葬與彼加弑同正緣爲中國諱故也○注月者至諱辭○卽上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八年夏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

爲中國諱也注不月者本實常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彼兒
原爲大夫所弑因鄭伯欲與中國故春秋爲中國諱猶責
不足其文故不月此子弑父比髡原中國恥尤重是以足其
諱辭備書時月也通義云怨蔡人不欲討君之過嗣又臣民
之心莫不欲諱其國惡使若殷弑爲疑獄者故緣情量力不
過責也許世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
之以恕蓋以教天下後世之聽獄者莫非中庸
之道也以君子辭爲恕蔡臣子辭與何氏異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鄭本脫莒人二字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

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注重錄伯姬之賢爲諸侯所

閔憂疏

注重錄至閔憂○校勘記云閔監毛本同鄂本閔作同此誤穀梁傳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

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疏諸侯

引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威伯姬之節故爲之息兵

諸侯相聚注聚斂也和聚斂財物疏注聚斂至財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禴禮哀園敗注同盟

者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裁故
是其類又大行人云致禴以補諸侯之裁注致禴凶禮之弔
禮禴禮也補諸侯歲者若而更宋之所喪注更復也如今俗
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

名解浣衣復之爲更衣疏穀梁傳亦曰更宋之所喪財也○

償也更記平準書不足以更之集解更償也檀弓云請庚之

注庚償也謂諸侯償宋之所喪也何訓爲復亦即償義故范

云償其所喪財周禮馬賁云以其物更鄭司農云更猶償也

司弓矢云凡亡矢者弗用則弗庚鄭注庚償也用而棄之則

不償釋名釋天云庚更也月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注

令注庚之言更也庚更義同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所喪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注

據詳錄所爲故卿也疏左氏傳以爲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

貶注據善事也疏注據善事也○穀梁傳不言災卿不得憂

諸侯也注時雖各諸侯使之恩賞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

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

非救危亡禁作福也

疏注時雖至其事○校勘記云鄂本各

刺大夫之專政也傳疏云若恩從君發而使大夫行之雖非

其正罪不至貶也○注明大至道也○舊疏云在禮家施不

及國而言得憂內者謂救危亡之時助君憂內不謂自專行

之以此言之若助君憂內以救危亡之時雖恩發大夫不合議

解詁箋云諸侯使大夫歸宋則善事也皆晉趙武以下會于

澶淵歸粟于宋可矣且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魯大夫未有不

在會者則經當書叔弓會晉趙武以下于澶淵歸粟于宋曷

爲諱內而盡貶天下之大夫且變歸粟之文曰宋災故時蔡

般以子弑父臣弑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葬僭而天倫滅矣

區區歸粟之義曷足善乎傳宜云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

所爲何不討賊也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

何獨刺天下之大夫也不書內大夫諱之也按三傳皆止言

歸宋財是否歸粟無所取證唯左傳有諱魯大夫語公穀皆

未及魯與弔而不與會亦無不可春秋可討者事甚多其闕

小忘大者亦多議不勝議矣必責此澶淵一會劉氏之義本

之宋儒胡安國不信注並不信傳直欲於三傳外造一劉氏

傳未免逞臆改作矣○注宋憂至福也○舊疏云言宋雖遭

災未至於滅而恩發大夫外求鄰國近於作福是以貶之通

義云大夫交會久矣唯此一事錄其所爲尤見專福之實故

特貶之宋向戌併取者亦徧刺之義按書洪範云惟辟作福

公羊疏引鄭注此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時賞也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害于汝家禍在室凶于女國亂下民是大夫在本國且不得作福作威至憂諸侯僭越甚矣故尤抑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

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疏包氏慎言云辛巳爲月之二

左傳公作楚宮注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用何義也傳又曰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作不至復見○哀三年傳文彼經云桓宮僖宮災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易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是凡內所改作於其重者一見之而已其輕處不復見之信桓宮哀所作還災於哀故於災時一書此楚宮作于襄旋薨于楚宮經特書楚宮於薨時故其作又可省也舊疏云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亦內所改作而重見者正以成公立之至昭乃有事立之祭之者異故不得從省文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巳爲月之十二日左傳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後漢書周舉傳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天卽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舉對曰昔周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天動威以彰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嘗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稱諡災眚之來弗由此也通典禮云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從子從大夫禮宜也

己亥仲孫羯卒

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己亥爲月之十八日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注

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疏

注

此書至同義

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則此蓋亦昭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知昭公不肖者左傳云穆叔曰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慙而有嘉容是謂不度又曰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舊疏

謂襄公
不肖非

癸酉葬我君襄公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亥月之二十二日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注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

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密

州爲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弑之疏注莒子至奔齊○左傳

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羣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

人以攻莒子弑之及立去疾奔齊出也是其事也注羣比

莒子密州之號注稱人至弑之○莒無大夫見莊二十七

年傳知密州爲君惡民所賤者即左傳云羣比公虐是也又

曰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注罪在鉏也又云

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是也杜又云買朱鉏密州之字按

買即密之轉音朱鉏即州之合音之轉非名字同異也段玉

裁云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殺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八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九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元年
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昭公第九疏

校勘記唐石經昭公第十卷九魯世家襄公卒其九月太

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稠爲君是爲昭公徐廣曰稠一作昭索隱系本作稠左傳釋文昭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按杜氏

釋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古今人表律麻志並作稠諡法威儀恭明日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

穀梁傳繼正卽位正也疏重發傳者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的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

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泖注戊惡皆與君同名不

正之者正之當貶貶之嫌觸大惡方譏二名爲諱義當正亦

可知疏

唐石經諸本同舊疏云齊國的亦有作國弱者釋文國酌二傳作國弱蓋後人或以二傳改公羊也古酌

弱同部得相段借石惡左氏穀梁作齊惡按勘記齊召南云
二傳作齊惡是也石惡已於襄二十八年出奔晉矣按釋文
不云二傳作齊惡是公羊古本與二傳同孫志祖說按此下
舊疏云下七年秋衛侯惡卒十年冬宋公戌卒知向戌齊惡
皆與君同名也知疏本作齊惡矣釋文軒虎舊音罕二傳作
罕虎按罕虎子展子罕孫孫以王父字爲氏罕軒皆从干
聲古通左氏昭四年傳罕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作罕軒是
也釋文鄭音郭又音蕪左氏作號穀梁作郭按蔡邕郭有道
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
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卿从郭聲或傳寫異忠棟云郭號字古
通虞號作虞郭逸周書王會解郭叔掌爲天子策幣焉注郭
叔號叔文王弟戰國策秦策臣恐王之如郭君注古文言號
也是也杜云號鄭地其古東號與○注戌惡至大惡○禮記
曲禮云卒哭乃諱注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
疏云按魯襄公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衍
卒衛侯惡乃卽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
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鄉曰衛齊侯今日衛
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視之所名
重其所以來也是則與君同名小惡不正之嫌弱大惡故也
故曲禮疏又云君臣同名春秋不議是也然曲禮又云不敢
與世于同名注辟僭效也故不得無惡彼注又云其先之生
則亦不改若臣先名君後名或亦不改穀梁所云是也故難

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或亦當然舊疏云君臣者父子之倫皆有同名之理今二子與君同名乃是不可之甚春秋不正之者若正之當去其氏或貶稱人若其去氏嫌如宋督宋山齊無知之屬若其稱人嫌如襄三十二年澶淵之大夫有作福之大惡由茲進退不得正之然則君臣同名不爲大惡者正以名者父之所置已父未必爲今君之臣己或先世子而生君子既孤禮有不更名之義是以春秋謂之小惡以此言之知無駁入極之屬自是大惡故去其氏俠卒鞏溺會齊師之屬未命大夫正合無氏須辟嫌故按鞏去公子係貶舊疏誤○注方議至可知○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師師圍運得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議二名二名非禮也往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讖唯有二名故議之此春秋之制也何意以所見世二名小惡尙讖君臣同名亦小惡義當正可從不言可知之例所以申明上注正之之義也言方者議二名在定哀之世昭爲大平之首尙未合讖故曰方也舊疏云蓋欲折而言之未當孔子之身故也是也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注據八年稱弟疏注據八年

下八年書陳侯之弟招注殺陳世子偃師是也注招八年殺偃師猶不貶

疏

注據八至不貶。即八年稱弟不貶稱公子故也。

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

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注難

八年事疏

舊疏云先舉八年經文然後難之也。大夫相殺稱人。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處曰下師解故此弟子

取而

難之言將自是弑君也

注明其欲弑君故令與弑君而立者

同文孔叢弑君本謀在招疏

通義云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

子者君之副貳今而殺之明其從是以後有弑君之心故稱其名氏不作兩下相殺辭矣。○注明其至同文。○決莊二十

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稱人也。彼注云書者殺君之子重也。彼非世子故仍從大夫相殺稱人。招殺世子春秋之例殺

世子者與君同罪故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文同矣。爲其先有無君之心即可陪成弑君之禍。故與弑君同

文也。舊疏云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亦大夫相殺不稱人以殺者彼注云大夫相殺不得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願

弑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願是也。蓋以諸侯大夫專殺大夫彼諸侯與大夫同人臣耳恐卽自是弑君故絕之稱

人天子與大夫尊卑殊絕不虞有此故不必願也。○注孔叢至在招。○陳杞世家云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大子師少姬

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左傳大同唯以偃師爲一人是皆以弑君者招而此言孔瑗弑君者蓋別有所據是以下八年經楚師滅陳殺陳孔瑗九年陳火傳云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卽謂孔瑗也明孔瑗爲弑君之賊人但知罪其下手不知原謀自招僅放之于越而已舊疏云經不書孔瑗弑君者本爲招弑當舉招爲重也但始有計不成爲弑陳侯溺卒者但自卒耳然史記左傳皆言哀公縊則成爲弑矣公羊亦言殺人之賊蓋亦以哀公遇弑也舊疏又云本謀在招招當爲首楚人所以不殺招者蓋楚失其意或陳招歸罪於孔瑗是以但罪孔瑗而招但罪其殺世子之愆遂免弑君之咎春秋體其事故於殺世子經書其名氏矣今按以司馬昭歸罪成濟事律之則舊疏之說信而可從

將爾詞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疏莊三十

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然則曷爲不於其無將將而誅焉注親謂父母文與彼同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注据未弑也疏通義云据貶必於其重者○注据未去其弟曷爲不於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疏通義云故特殺世子時貶之乎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疏著其爲同母

弟下八年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注惡招又云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二稱並見故爲盡其親也舊疏云傳言此者欲道八年之時罪惡大甚不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假貶絕也

也注招殺僇師是也

疏通義云目言春秋者亦一經之通例若招殺世子商臣弑父皆所謂不待

貶絕者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凡書外弑君殺君世子叛人之類舊疏亦云解之而言春秋者欲道上下通例如此不爲此文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注招稱公子是也

及楚人討夏徵舒貶皆是也

疏通義云其貶絕然後罪惡見者有二類一者義隱若楚莊

王晉卻缺之屬一者事隱若夫人氏仲遂之屬○注招稱至是也○招稱公子即此文不稱弟是楚人討夏徵舒即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彼傳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是也莊氏存與云內弑君殺子諱不見則貶絕以見其與乎故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注據及凡言貶絕者皆是

棄疾不豫貶

疏

注據棄疾不豫貶○鄂本紹熙本棄作弃下

爲君也

注楚公棄疾弑公子比傳言將自是

一年書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與常弼同無貶文故據以難

按棄疾弑公子比其罪已明無庸豫書招殺偃師特將

有弑君重罪未見故不得於彼貶而復豫貶於此也

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

注據棄疾不著言楚之託乎討

招以滅陳也

注起楚託討招以滅陳意也所以起之者八年

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不明故豫貶於此明楚先以正罪討

招乃滅陳也

疏陳杞世家云楚靈王聞陳亂乃役陳使者使

陳十一月滅陳下八年左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

而立公子留哀公繼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

之于楚注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又曰陳公子招歸罪於公

子過而殺之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

明楚因勝愬討招因之滅陳也○注起楚至意也○通義云

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卒乃歸惡孔瑗公子過而招幸免于

戮其殺世子之罪已見亡陳之爲罪首尚未見故春秋甚惡

招重於此貶著之也○注所以至陳也○下八年楚師滅陳

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是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意不明故於此起之彼文所以先言滅者彼注云託意不先書者本懷滅心楚本有利陳之心與莊王之討微舒迹同心異故如其意先書滅也而又託辭於討招故見招之罪於此也舊疏云若其託討宜先執後滅又云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先書討賊乃言入陳者莊王討賊之後始有利陳國之意故後書入也

三月取運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或作二月誤大事表云此為東郭莒魯所爭者在今沂州府沂水縣北有

古鄆城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此時鄆蓋屬魯後入

莒為莒邑成九年楚子重圍莒遂入鄆即此鄆也至此年季

孫宿伐莒取鄆自是鄆常為魯有晉趙文子請於

楚曰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蓋謂此也二傳運作鄆

運者何內之邑也疏齊氏召南考證云鄆邑有二一在西界

儒謂是莒之附庸魯時與莒爭襄十二年季孫宿救臺遂

久鄆與此取鄆是也公羊於後文叔弓帥師疆運田亦曰與

莒為竟據此則運本魯邑時服時叛其言取之何注據自魯

服則屬魯叛則屬莒故二國爭也

之有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取以起

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

取月者爲內喜得之疏

注不聽者叛也○廣雅釋詁聽從也國語周語民是以聽注聽從也國策

西周策寡人請以國聽注聽從也周書周祝被之以刑民始

聽注聽順也不聽爲不從不順故爲叛也○注不言至起之

○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汝陽之不服邑也

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辭故書

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

罪故言圍也此與彼同也彼注又云得日取不得日圍○注

月者至得之○舊疏云正以倍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不書

月故知此月者以其是內之叛邑喜討得之故也彼注云以

不月與取運異知非

內叛邑故言取是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疏

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是彼以賢穆公故書其大夫明秦

無大

夫也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注爲仕之於晉書曷爲仕諸晉注

据國地足以祿之疏

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以仕諸晉爲難○禮記禮運云諸侯有

國以處其子孫又云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疏諸侯子孫封爲卿大夫若其有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彼上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明有地足以祿之也有千乘之國注千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

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疏

注十井至十乘○禮

記疏引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彼疏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除溝洫不過八里然以小司徒計之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何義殊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引包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則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也包氏說論語爲魯論今文說故

與何氏同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依王制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也車一乘士十人故孟子盡心云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謂上十人徒二十人也劉氏逢祿春秋議禮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義或然也○注時秦至千乘○舊疏云正以此稱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注弟賢當伯故也

任用之不肖當安處之乃仕之他國與逐之無異故云爾疏

繁露觀德云出外者眾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背骨肉也漢書杜鄴傳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論語秦伯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戴氏望注云春秋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譏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通義云鍼有寵於桓公景公忌之使出仕于晉方責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欲加奔文故特以名見此與荀慶爲譏逆女特書同例○注弟賢至云爾○正以古卿大夫賢者世官不賢者世祿王侯子弟亦有大功德者則世其族否則賜之邑食其終身禮運所謂有田以處其子孫是

也劉氏逢祿公羊議禮云經所謂讓世卿者謂公卿大夫及
實內諸侯之適子當先試之以士賢然後漸進之曷嘗曰爲
公卿之子孫雖有賢者亦當遏絕之以開草野之路乎且功
臣賢士之子孫繼世不能象賢而有采以代耕使得收其宗
族保其祭祀五世勿斬厚風俗存紀綱之要道孰過於
此今秦伯不然故書出奔以貶之爲與出奔無異也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

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有丁巳據歷七月
之十一日五月之十日六月無丁巳

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

疏

左氏經作大鹵杜云大鹵大原晉

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注即大鹵也初學記引春秋地名
晉大鹵太原大夏大墟晉陽大康六名其實一也左傳云羣
狄大事記云即所云羣狄也蓋白狄宣十一年卻缺求成于
眾狄以攜赤狄之黨遂滅潞氏是後役於晉從晉伐秦中間
爲秦所誘而有交剛之敗其禍遂息閱四十二年復帥無終
以伐晉無終今直隸薊州在大原東北二千餘里且晉與晉
和羣狄敢爲煽搆爲患邊鄙宜其啓晉雄心而有肥鼓之滅
也水經注汾水篇東南流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
之太原郡治晉陽城秦莊襄王三年立向書所謂既修太原
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廣雅曰

大鹵大原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
夷狄曰大鹵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
郡取稱焉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治晉陽爲今太原交城縣地

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注據讀言大原也

疏舊疏云古史

人皆謂之大原故難之○注據讀言大原也○舊疏云時公
羊子亦讀言大原也通義云古文春秋經作大鹵公羊師以
今說讀之謂大原故弟子難之按說文鹵鹵地東方謂之斥
西方謂之鹵史記河渠書概澤鹵之地索隱澤一作爲本或
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終古斥鹵漢書溝洫志千古爲鹵蓋
其地鹵鹵故名大鹵也段注說文云太史公曰山東食海鹽
山西食鹽鹵然對文地物從中國注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
則分析散文則不拘地物從中國注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
曉中國教殊俗也疏舊疏云言所以今經與師讀皆言大原
之故也○注以中至俗也○舊疏云謂諸夏之名皆須從諸夏名
形勢爲名此地形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本史及夷狄
皆謂之大鹵而今經與師讀必謂之大原者正以曉中國之
大教有殊俗之義故也春秋異文箋云左氏經作大鹵從古
史文左氏傳及公穀經傳俱作大
原從中國稱義既不同故字異

邑人名從主人注邑人名

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

疏穀梁傳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舊疏云此主人謂夷狄也言

自夷狄所名也按襄五年會于善稻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

緩下五年敗莒師于濇泉穀梁傳狄人謂費泉失台又越名

於越吳名句吳莒密州爲買朱鉏吳子乘爲壽夢皆邑人名

爲夷狄所自名故也○注不若至言之○通義云此言大禹

者從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廣平名之也然原者何上

何義以邑與地別蓋夷狄自名不必拘形勢言也原者何上

平曰原下平曰隰注分別之者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

麥當教民所宜因以制貢賦疏書堯典云疇若予上下草木

原下謂隰爾雅釋地云廣平曰原御覽引舍人云廣平謂上

廣而平左傳疏引李巡云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大雅

公劉箋云廣平曰原周禮大司徒注又作高平曰原離騷注

亦作高平曰原疑爾雅本有作高平曰原者說文作邀云高

平之野人所登水經注汾水篇引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大

原又引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是也此作上平與

諸家高平義合釋地又云下者曰隰郭注引此傳下平曰隰

詩疏引李巡云下者謂下濕之地隰濕也說文阜部隰阪下

濕也按釋地又云下濕曰隰詩疏引李巡云下濕謂土地窳
下常沮洳名爲隰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舊注云隰濕也
專指沮洳漸濕者言此則凡下而平者皆曰隰故爾雅下者
曰隰句連隰者曰阪言阪陀不平曰坂其下而平者則曰濕
也故郭引此句證彼郝氏懿行義疏云濕當爲隰字之誤是
也故許書亦增一阪字其義明矣御覽引說題辭云下濕曰
隰隰者濕也下而澤也釋名釋地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
氣廣大也下濕曰隰隰也整濕意也與爾雅同○注分別
至貢賦○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善相土陵阪險原隰土地所
宜五穀所殖孝經庶人章分地之利疏引鄭注云分別五土
視其高下初學記引鄭注又云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黍稷
下田宜稻麥邱陵阪險宜種棗栗說苑復恩篇下田宜黍稷
穀百車蟹堞者宜禾又尊賢篇蟹堞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又
辨物篇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人就其勢因其便
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杭蒲葦菅蒹之用不乏麻麥
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
之與此皆大同小異栗卽梁俗所謂小米是也宜高地故
云書禹貢云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故云因以制貢賦也

秋苕去疾自齊入于苕苕展出奔吳注主書去疾者重募也苕

無大夫書展者起與去疾爭篡當國出奔言自齊者當坐有

力也皆不氏者當國也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莒殺意恢稱

公子莒重不嫌本不當氏疏

左氏作展與彼釋文本無與字

梁亦無與字○注主書至寡也○通義云莒去疾者當國辭

入者寡辭展之罪重矣而去疾不免爲寡者著去疾之不正

也按左傳云莒無至爭寡○莒無大夫莊二十七年傳文通

故坐寡○注莒無至爭寡○莒無大夫莊二十七年傳文通

義云謂之莒展者猶陳佗之例也踰年之君而不與成君之

稱爲弑其君絕之也既絕之則展罪已顯故於其弑也從莒

無大夫常文咬趙之徒自不守踰年稱公之法誤以曹驪莒

展與鄭忽比類反疑經無惡展之文而斥左氏記莒事爲失

實其妄至此按何義以經書莒展與莒慶曹驪同文嫌是大

夫故云起與去疾爭娶明莒展莒君也惟何氏但坐展寡不

舉弑君重蓋不信左傳也○注當國至力也○舊疏云襄三

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今言去疾之入者出入惡之文

而又不氏故知出時爲當國也既是當國正合書入而言自

齊者刺齊有力也其出奔不書者春秋之義微者不兩書按

襄三十一年左傳去疾奔齊齊出也本年左傳云公子召去

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明齊有力也故當坐○注皆不

至國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之下傳云何以不稱弟當

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莊九年齊小

白八年齊無知隱四年衛州吁皆然此去疾展俱不書公子知亦當國文矣○注不從至當氏○下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莒無大夫彼書公子者彼注云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然則彼意恢事重故變無大夫之例稱氏此邪庶竝纂亦重故去氏以起其當國不嫌本不當氏明其未貶之時亦合稱氏也蓋小國無大夫召氏例不見假有見者名氏亦不具如莒慶曹之屬今莒展莒去疾亦然故排之明被稱公子別有所起此去氏非從小國大夫常例實爲當國去氏使其惡逆見也如莒慶文同義異也通義云有罪不月者不成之爲君故亦不得用諸侯奔例矣左傳展與吳出也故奔吳徐邈云不爲內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見穀梁疏

叔弓帥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

注

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若言城

中丘

疏

注疆竟至竟界○穀梁傳疆之爲言猶竟也注爲之

之固所以合聚其民又大卜注大卜注大封謂竟界侵削以兵征之若叔弓帥師疆運田是正竟界用師也○注若言城中丘○隱七年夏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今大崩弛壞敗然後發眾城之振苦百

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此亦以重書蓋責魯不早正疆界至今兩國構畔後始爲此興師動衆勞民不恤與始取無異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注据非侵伐畏

莒也注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興師與之正竟刺魯微弱失操

煩擾百姓疏

注畏莒至百姓○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爲賊臣二子爭篡是爲亂子魯人

見其賊亂恐其轉侵是以興兵與之正竟賊亂之人自救無暇焉能轉侵故云微弱失操煩擾百姓也解詁箋云西運魯齊同壤東運莒魯同壤上年莒弑密州魯不討亂而取運故諱不言伐莒而加月以起之是時去疾與展爭篡魯又不討而運故變文加帥師以起之傳畏莒也諱辭與莊九年浚洙傳畏齊也同例此不言曷爲畏莒也辭不討賊也乃省文魯兵不以義動而以利起故諱使若非從莒取也傳云內邑順經諱文解詁俱失之按劉說非是魯君失政疆臣執柄傳云畏莒微弱已甚安能責其討莒春秋無義戰無非利動何獨責之於此詳釋傳意但責其微弱爾若以周禮證之則帥師以運運田正臨事而懼無爲議也

葬邾婁悼公疏

通義云所見之世邾婁始書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

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

本同釋文子卷左氏作麋解云左氏作麋字二傳本亦有作麋者卷麋一聲之轉故文異按左氏哀二年傳羅無勇麋之釋文麋已隕反卷古亦音袁王制一命卷是也袁與隕音正同故錢氏大昕答問云卷麋聲相近也通義云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葬王子圍謂之鄭敖韓非子亦稱春秋記曰王子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殺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非實卒矣春秋不言弑者爲內諱也前此伯國惟齊懿公弑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弑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略其實沒其文所以扶中國存天理

微乎旨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

注辟內難也疏注辟內難也○舊疏云正以

故知止應辟內難按左傳辟公子圍之難也左氏經文有脫楚字者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注據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還言至自乾侯

不言至乾侯乃復疏

注據公至乃復○卽下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

侯是也不敢進也注乃難辭也時閔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

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疏注乃難辭也

文○注時閔至敢往○通義云昭公之篇屢言至河乃復蓋皆季氏爲之使公不得志於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人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實左氏豈以爲晉人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飾辭耳是行經書於冬而左傳在秋安知非卽史官欲飾成公復爲晉辭弔喪故移公行期以就少姜卒之月日耶范云公凡四如晉季氏訴公於晉侯使不見公公懼不利於己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與何氏合惟公羊無託疾之義○注君子至而反○舊疏云若如川之滿不可游也然按文七年傳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注爲諸

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襄二年公至自晉
注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
知是則榮見與恥見距之義也故爲諱決

成十六年不見公不恥之爲公幼也故也

季孫宿如晉疏

殺梁傅惡季孫宿是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丁未月之十日校勘記云諸本同唐

石經初刻作原後磨改爲泉解云左氏穀梁作原字按古原泉義同音通說文灋水泉本也从灋出厂下篆文从泉公羊作泉係去厂字也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注

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

葬故思錄之明公當自行不當遣大夫失禮尤重以責內疏

月者至錄之○穀梁疏引作月者上葬襄公是也卒月葬時小國常例此書月故解之葬襄公獨滕子來會葬者卽襄三
十一年夏公薨于楚宮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
公不見別國諸侯會葬文也當思錄之故也○注明公至責

內○舊疏云公羊之義鄰國諸侯及鄰國夫人喪皆公自會葬故異義公羊說云襄公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共姬讓公不自行是也然則凡平諸侯之葬公猶自行況其加禮於己者乎故言失禮尤重以責內也通義云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也時唯畏齊晉大國間有使卿行者屬襄公之喪滕君親來雖爲失禮然無施不報今亦加禮特使卿會其葬善得輕重之宜月者順內恩錄之也按異義所載蓋公羊先師說何氏無此義故叔弓如宋葬共姬何注無讓公不自行語此爲滕子來會葬視較諸國爲厚昭公亦宜報聘故云公當自行以責內也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注

先是公季孫宿比如晉疏

注先是至如晉○卽上

晉是也五行志中之上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昭公卽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眾蓋左氏家說

冬大雨雹注

爲季氏疏

注爲季氏○五行志中之下昭公三年

公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閭元占經引感精符云大臣擅法則雨雹古微書考異鄭云強臣擅命后妃專恣刑殺無辜則天雨雹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卿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

北燕伯款出奔齊注

名者所見世著治大平賣小國詳錄出奔

當誅疏

燕世家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

簡公後惠公四代二文不合○注名者至國詳○舊疏云春

秋之義有三世異辭人所見世小國出奔而書名故知義然

也即莊十年譚子奔莒僖五年弦子奔黃十年溫子奔衛成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之屬皆不名至於此文北燕伯款下三

十年徐子章禹出奔楚之屬皆書其名是也然者所見世著

治大平崇仁義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并責

及小國也○注錄出奔當誅○舊疏云大平之世民皆有禮

況於諸侯不死社稷而棄國出奔當合誅滅矣包氏慎言云

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曰突何以名奪正也注明祭仲

得出之故不以失眾錄也然則諸侯出奔者皆以失眾論絕

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

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

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朔者王政也奉王

政而不能使眾罪宜絕朔事在所傳聞之世外諸夏而以大

惡錄罪止於絕北燕伯款屬所見世外無疆鄰之逼無故出

奔不能乎臣民者也以大平之世責小國詳故論誅以為好

惡拂人之性者戒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之謂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注爲季氏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雹解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經義雜記曰范注穀梁云雪或爲雹則穀梁亦有作雹者或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作雪釋文同則誤也按舊疏也蓋亦作雹與陸本異周正月夏十一月大雨雪無足異當以作雹爲正差繆略云穀梁或作雪則陸氏所見公羊本作雹○注爲季氏○五行志中之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與何同左傳申豐以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靄而出之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疏引膏肓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義鄭君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幽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近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意陽薄之則合

而爲蔽申豐見時失藏水之禮而有覆推之陰陽知此伏陰
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水之禮不可廢
耳劉氏遂祿評曰君子識其大者經意也其次識其小者左
氏春秋說也鄭既知經自爲經左氏自爲左氏何辨焉且以
申豐爲寓言則可以爲聖人則張禹孔光於災異迭見
終不以王氏爲言亦寓言之作脩也豈聖人之所許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
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

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疏書費誓云徂茲淮夷

夷名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云成王東伐淮夷詩序

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詩大雅江漢云淮夷來求魯頌閟宮淮

夷來同僖十三年左傳淮夷病杞注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

淮夷書禹貢淮夷貢蠙珠者是也在徐域者爲淮南北之夷魯

頌書序左傳病杞之夷是也在揚域者爲淮南之夷大雅及

此楚子所會是也申者杜云申國今南陽宛縣大事表云在

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里終春秋之世申最爲楚重

地每有攻伐必發其兵後光武亦從南陽起注不殊至中

國○決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

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柘殊吳也監本子作于誤舊疏

云內諸夏外夷狄者春秋之常典而不殊惟夷者正以此會
楚子爲主會行義其行義者卽下文爲齊誅是也通義亦云
徐稱子又不外惟夷者皆以非中國主會無所殊也舊疏又
云君子謂孔子孔子之意所以然者正欲顯楚之事而病諸
夏之衰微何者言楚夷狄尙能行義以相榮顯況於諸夏反
不能然故得病之若然春秋之武傳聞之世內其國外諸夏
所聞之世內諸夏外夷狄所見之世治致大平錄夷狄則不
殊惟夷固其宜也而此注云楚子主會行義君子不殊其類
者正以等是大平亦有微細昭昭當其父非已時事定哀之世
乃醇粹也是以定六年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也然則
淮夷始見此經更無進稱未當定哀之間仍合外限但由楚
子主會故得不殊是以何氏更爲立義矣按舊疏義甚精審
楚人執徐子疏校助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楚子按
二家經皆作楚人此釋文及疏並不言左穀之

異知公羊本
亦作楚人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
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注故繫之齊疏注故

齊○杜云楚子欲行霸
爲齊討慶封故稱齊
其爲齊誅柰何慶封走之吳注以襄

公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以絕于齊在魯不復

爲大夫賤故不復錄之疏注以襄至之吳○卽襄二十八年

而齊人來讓奔吳○注不書至錄之○正以若言齊慶封則已絕于齊書魯慶封則非內大夫故略之不錄也吳封

之子防注不書入防者使防繫吳嫌犯吳也去吳嫌齊邑也

疏齊世家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吳世家齊相慶

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左傳吳句餘子

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朱方蓋卽防也卽今江

南之丹徒穀梁傳云慶封封于吳鍾離○注不書至邑也○

舊疏云經言伐吳犯吳已著注云嫌犯吳者以慶封前已封

防爲小國但諸侯不得專封是以春秋專言伐吳實非伐吳

今此經若言入防則更成上伐吳之文爲實伐吳是爲犯吳

若言入防執齊慶封殺之則恐防是齊邑是以進退不得作

文矣蓋防無所繫人不得然則曷爲不言伐防注據防已爲

比鄰以邑通故不書也

國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專言伐吳疏穀梁傳其不言伐鍾

離何也不與吳封也

卽不與諸侯專封之義。○注故奪言伐吳。○通義云防既非齊地不得與圍宋彭城同例故直言伐吳而已謂奪伐防文爲伐吳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注道爲齊誅意也。稱

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疏。

○齊世家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

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於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又云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是脅齊君亂齊國事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又二十八年傳云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與史記大同○注稱侯至討也。○僖四年傳文舊疏云上下更無稱爵以執大夫之事唯此一經可以當之故何氏言焉繁露楚莊王云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子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

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此於此其云爾也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川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然則楚靈非應殺慶封之人得以伯討子之者春秋重義不重事慶封脅君亂國本國不能誅中夏不能討楚以蠻夷誅以行霸雖云懷惡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故猶以義與之也亦卽子祭仲行權之義也舊疏云此經不重出楚子以爲伯討之義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傳云曷爲不言楚子執之者以此經楚子爲會主序于上下言執齊慶封可以因上文不勞重出卽是稱爵而執故知爲伯討霍之經宋公序上乃次楚子下言執宋公不得因上文而不更出楚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義或然也○注月者善義兵○正以侵伐例時故也下五年疏引作月者善錄義兵此脫蓋順上稱爵伯討之文故書月以善義也

遂滅厲注

莊王滅蕭曰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

疏左氏作

云有作賴字者古厲賴同音廣韻皆入秦部論語子張篇未信則以爲厲已也釋文厲鄭讀爲賴史記刺客傳又漆身爲厲集解音賴詩大雅思齊烈假不瑕釋文烈鄭作厲又音賴病也監鐵論毀學篇苟非其人單食豆羹猶爲賴民也卽厲民也莊子逍遙遊使物不疵癘釋文癘音厲李音賴惡病也本或作厲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注賴國在義陽隨縣又僖十五年經齊師伐厲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爲賴水經注潯水篇潯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潯水入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大事表今河南光州息縣東北爲賴國地按息縣在隨州殊遠恐非一地○注莊王至之略○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書戊寅日是也注日者屬上不足責故略之從常例書月似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

九月取鄆

其言取之何注

据國言滅

疏

注据國言滅○正以莒人滅鄆是取後于莒非以兵滅則鄆仍

是國故据以難也舊疏云即滅譚滅遂之屬是也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

惡諱也注因鄆上有滅文故使若取內邑疏舊疏云隱二年

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今又重發之者正以入取文不同故也通義云內諱滅國辭難曰入易曰取月者從滅國例起實滅也取載不起者彼承伐文載是國明此屬上有萬人滅鄆嫌實取莒邑矣○注因鄆至內邑○大事表云鄆本小國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襄六年見滅于莒至是魯乘莒亂而取之彼据左傳爲義公穀皆以莒取鄆後仍國今滅之故諱言取穀梁疏引徐邈云諱故爲易言之是也又以上襄六年已有滅文故可同之內自取邑直言取如元年取運之屬矣繁露隨本消息云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鄆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謂五年公如晉不至河復也蓋公羊先師有此義故董引用之與傳文內大惡諱義尤切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有乙卯月之三十日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注善復古也疏注善復古也○穀梁傳云舍中軍貴復正也注

魯大國舊二軍襄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漢書董仲舒傳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後漢書楊終傳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舊疏云正以魯爲州故正合二軍今舍僭從禮故曰復古是以隱五年注云方伯二師是也又云襄時於司馬之下置中卿令助司馬爲將軍添前司徒司空爲三軍踰王制故於彼經作三軍以譏之今還依古禮舍司馬不復令將軍故曰舍中軍通義云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今更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實弱公室之事然當時必以復古爲名春秋就以善復古然則曷爲不言書之此內辭也隱惡而揚善臣子之道也

三卿注據上言作三軍等問不言軍云卿者上師解言三卿

因以爲難疏注據上言作三軍○襄十一年云作三軍今舍

注等問至爲難○襄十一年傳云三軍者何據軍爲問則此傳亦宜言曷爲不言三軍而言三卿者正以上傳云三卿也師解以三卿答三軍故此傳即據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爲難明此傳之三卿猶彼傳之三軍也

注此乃解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

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据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
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弟子本据上言作三難下中不
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舍中爲其將復据下中難
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知也不言

卿者欲同上下文以相起傳不足以解之者以上解下文當

同亦可知月者善錄之疏

正以襄十一年時益司馬之職將

而不然者以三有中五亦有中嫌與五軍消也故言作三軍
以明之○注此乃至中也○注明傳文解上不言作中軍之
意上謂襄十一年經也意謂彼經若言作中軍五三皆有中
不知何中故也○注今此至知也○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不
言中下有云三二字此脫注意上言作三軍此言舍中軍正
以上不言中而云三知此所据以舍中軍者爲益與舍皆三
之中同也○注弟子至三也○此明傳据曷爲不言三卿爲
難意下即此傳○注如師至知也○舊疏云如詰爲若按師
解即傳義也傳文所以答五三皆有中者正以上作三軍本
爲益不今將復古舍中恐人疑此傳言舍中上何故不言作

中爲難故以五三皆有中明上不言中之故上既明言作三軍則下但言舍中軍知爲三軍之中矣○注不言至相起○上襄十一年言作三軍此年經舍中軍知此所舍卽舍上所作故爲同文以相起也○注傳不至可知○按勘記云諸本同故也解云今此傳文少故言傳不足解之也欲以上解下者云云則此注足下衍以字者下脫欲字當據以刪補舊疏云傳若足解之宜云前此作三軍之時不言中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此舍三軍不言三者前三非正偶故舍時不得言三今此傳文少是傳不足解之也以作時文在上故傳特解之上文既解訖下文不言三之意當同上義可知按此不言舍三軍者嫌三軍盡舍故須明斥中軍又以上之作三軍爲益中軍也故也○注月者善錄之○春秋軍制別無所見上書月爲重錄此書月宜順傳善復古爲詳錄也通義云月者重錄之作舍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疏

大事表云此莒三邑也牟婁

之地屬莒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與安丘縣接壤防在今

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城防亭在縣西南茲在今諸

城縣西四十里有姑幕城茲亭在其境杜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一統志茲鄉故城在諸城縣西北漢屬琅邪郡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疏

穀梁傳莒

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重地也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通義云其來奔雖不以地亦當以近書而傳云然者經

其言及防茲來奔何

注據漆閭

不言及高張言及疏

注據漆至言及

○卽襄二十一年邾婁

及高張來奔是也舊疏云人之尊卑自有差等

可以言及地邑無尊卑之義恐其不得言及也

不以私邑累

公邑也

注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

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疏

注公邑至邑也○通義云劉敞曰私邑者所受于君

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注累次至絕之○桓二年傳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也穀梁桓二年注累從也從郎次義莊子外物云揭竿累釋文累謂次足不得並足也私邑不敢並公邑故亦曰累莊二十九年注言及別君臣之義君

臣之義正則
天下定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潰泉

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辰月之十六日舊疏云左氏作蚡

泉穀梁
作賁泉

潰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注蓋戰而涌爲異也不

傳異者外異不書此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興兵

戰闕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之

與人相報應之義疏

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郭注引此傳曰直出直猶正也詩疏引李巡

云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說文水部涌滕也滕水超涌也是則涌有憤激之意故作潰凡从肯得聲字多取義於忿故地之突起者爲墳起人之忿怒者爲憤怒物之大首者爲首首是也說文水部濫濫上及下也亦謂水山下涌出而自上下也引詩畢沸濫泉今詩采菽贈以俱作濫泉傳箋並據爾雅爲說則潰泉蓋與濫泉同○注蓋戰至異也○舊疏云似穀

洛陽之事也通義云傳釋其地有涌泉故以泉名耳何氏謂
當戰而涌甚謬然爾雅專釋羣經解經泉不及涌泉恐非地
名○注不傳至不書○舊疏云春秋之義外異不書即襄十
九年不書潞移之屬是今此涌泉爲異故不錄若書之宜云
何以書爲天下記異若僖十四年書沙鹿崩之傳矣○注此
象至所致○公在晉卽上春公如晉也受叛臣邑則上莒牟
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在公至自晉前也興兵戰則
則此敗莒師于濇泉是也○注故因至之義○原文闕

秦伯卒

何以不名

注

據諸侯名疏史記注引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

之世錄

秦者夷也疏

通義云秦居西陲維大戎之習非實夷

小國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
又趙充國傳贊曰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款迫近羌胡
習修戰備高上勇力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按此於春秋皆秦地明時皆用夷俗也

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疏

注嫡子至立之

云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立阼階上如抱世子自
房出大史奉書上堂當兩階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

大史以告大祝大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大史出以告大宰大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于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是嫡子生以名令四竟事也秦匿嫡名擇勇猛者立之無嫡庶之別正漢志及贊所謂伯近羌胡高上氣力也隱七年滕侯卒穀梁傳云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則此秦伯不名當亦以爲用狄道故彼疏引徐邈說其名何注据秦伯嬰稻名疏注据秦云秦伯不名用嫡道也○卽文十八年秦伯營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嫡得之也注也舊疏云文十八年經作營今此嬰字誤也獨嬰稻以嫡得立之疏注獨嬰至立之○舊疏云嬰字亦誤義甚不可曉秦既匿嫡子之名何以嫡子得立其名又得書於春秋乎今按說文女部嫡嫡也嫡謹也是嫡本非嫡庶字凡嫡庶字古作適隱元年傳立適以長其字作適不作嫡可證此傳嫡字疑古本皆作適兩適字異義匿嫡之名也此適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其所以隱匿之者正以欲立爲君之故不使人指斥之非如何氏擇勇猛而立之也適得之也此適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故秦諸君名並不著唯秦伯營秦伯稻兩君獨名者乃適得之也猶云偶然得之也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傳文正同按俞義亦通然何氏擇勇猛之語必非臆撰

冬越子蔡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注吳未服廣封之

罪故也越稱人者俱助義兵意進於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義

兵不月者進越爲義兵明故省文

疏注吳未至故也○何氏以意言之越進稱人知

義兵明爲吳未服罪也○注越稱至進之○卽上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淮夷不稱人注月者善義兵彼亦義兵淮夷無進辭今越稱人故解之明爲進意也通義云越何以稱人徐人越云則不解按此蓋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爾○注義兵至省文○正以侵伐例時善之詳錄則月上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舊月是也今已進越爲人義兵明故省文不月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九終

子汝夢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